



Zhang Fakui
Zhuan

张发奎传

何晓帆◎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Zhang Fakui
Zhuan

张发奎传

何晓帆
◎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张发奎传 / 何晓帆著. — 北京 :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9.1

ISBN 978 - 7 - 5034 - 9797 - 1

I. ①张… II. ①何… III. ①张发奎(1896 - 1980)
- 传记 IV. ①K8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86046 号

选题企划: 箫 笛 段 冉
责任编辑: 卢祥秋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八里庄 69 号院 邮编: 100142
电 话: 010 - 81136606 81136602 81136603 (发行部)
传 真: 010 - 81136655
印 装: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20 × 1020 1/16
印 张: 18.5 字数: 258 千字
版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65.0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前 言

张发奎，字向华，国民党陆军二级上将，曾任国民党陆军总司令。他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是孙先生身边忠诚的警卫营营长；后随蒋介石两次东征陈炯明，在枪林弹雨里，救过蒋介石性命；北伐战争中，他骁勇无比，所向披靡，攻克汀泗桥，血战贺胜桥，打得北洋军阀闻风丧胆，赢得“铁军”将领荣耀；抗日战场上，他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率部参加了淞沪会战与武汉会战，指挥了桂柳会战及反攻广州之役。本书将为你讲述张发奎的传奇一生，一个曾在“北伐”与“抗日”中叱咤风云的英雄的故事。

张发奎豪侠仗义，待人宽厚，叶挺、贺龙、叶剑英等曾是其生死战友，他与共产党人有着亲密的合作关系；然而其“不事二君”的品性，亦注定了他人生的复杂与多面性，与中国共产党也有兵戎相见的血腥一击。作为一名职业军人，他从每月拿十二块军饷的小兵做起，在枪林弹雨中成长为一名上将，尽管战功显赫，然而他言行谨慎，绝不夸大战绩、居功自傲。对于他率部参加的淞沪、武汉、桂柳会战，他有如下评述：“可以说，在战略上这三次会战都是成功的，我们以空间换取了时间；但在战术上我们是失败了。讲句真话，我们从未取得一次胜利，只是延宕了敌人的前进，还多次重创强军。然而从一个军人的观点，我认为谈不上英雄史诗，我们所做的一切只不过是空间换时间。”对于抗战的胜利，他亦坦承“是幸胜的”。抗战胜利时，张发奎是广州战区接受日本投降的中国最高长

官。1946 年任广州行辕主任。1949 年 3 月任国民党陆军总司令，同年 6 月底辞职，到香港定居。

张发奎八十四岁离世，他亲历了 20 世纪中国历史的许多重大事件。著名史学家黄仁宇曾说过：“军人的生活像一团梦，整个人生的生命又何尝不像一团梦！”本书是对张发奎不平凡的一生事业做一个最完备的记录，同时又是对张将军一生各阶段心路历程的最忠实的写照。

书中所记录的史实堪称 20 世纪中国历史的缩影，也是一部具体而微的北伐、抗日、国共战争史，具有弥足珍贵的史料价值。七十年前，当我们整个民族的躯体行将颓倒之际，是我们的抗日军人，挺起他们年轻的胸膛，迎着敌人的炮火，浴血奋战，让这个别人眼中羸弱的病夫国家站了起来，并最终成为战胜国之一，同其他强国平起平坐，这是中华民族自 1840 年以来第一次扬眉吐气的时刻。通过本书，您将感受这份属于军人的梦想与荣耀。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青少年时代与参加粤军	1
第二章 在广东的军伍生涯	32
第三章 北伐中的“铁军”	65
第四章 卷入政治风暴中的军人	105
第五章 亦敌亦友：与桂系的关系	140
第六章 淞沪会战与武汉会战	170
第七章 第四战区与越南	199
第八章 桂柳会战	219
第九章 抗战胜利和广州行营	253
第十章 离开内地寓居香港的日子	270

第一章 青少年时代与参加粤军

县城求学的农家子弟

广东省北部有一个县叫始兴，这里四面群山环绕，地势四周高，中间低，呈盆地状，县城一带是粤北最大的小平原。浈江、墨江、澄江几条河流，自南而北，穿过峡谷，流入小平原，其纵横交错的支流，滋润着全县大部分肥沃的田地，使这个小小的山区县赢得“粤北粮仓”的美誉。

三国吴永安六年（263年）春，置始兴县，甘露元年（265年）设始兴郡。古人以“此地兴旺，周而复始”而命名为“始兴”。因此地是古代岭南交通要冲，向为兵家必争之地。随着历代屯兵、储粮的需要，在始兴小平原主要村落逐步建立了储粮、屯兵的营所。久而久之，沿河流两岸，每隔三五里，或依山傍水，或隔河相对，形成了一个一个小村落。

始兴县住的都是客家人，全县人口约十万人。千百年来，“客家”因从北方中原地区黄河流域南下迁徙而产生，迁徙给予了客家人坚韧的品性，勤劳的客家人在自己的土地上保留了许多古老的风俗，同时为了适应新的生存环境，又创造了属于自己的文化传统。客家人信奉勤俭，习惯于维持天足，妇女从不缠脚，因为女人要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客家人注重知识及教育，读书人是不下地干活

的，而是待在家里，养育孩子，因此客家人可以客居世界各地而不忘本，被称为东方的犹太人。

张发奎，又名逸斌，字向华，光绪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五日（1896年9月2日）出生于粤北始兴县清化乡矮岭村（今隘子镇彩岭村）。张氏一族是来自河南中州的客家人，清化乡的张氏宗族声称自己系唐朝宰相、始兴伯张九龄的后裔。

彩岭是一个非常贫瘠的村庄，那里居住着一百余户张氏宗亲。张发奎的祖先都是农民，祖父是贫民，有四个儿子，全部务农。由于祖父勤奋操劳，后家境渐有改善。张发奎的父亲张居之排行老二，在二十出头的时候，放弃农耕，投奔一位叔父到始兴县城，在县衙门充任一名刑房小吏。张父为人仗义执言，喜欢帮助弱势群体，常常代人撰写诉状。

据张发奎回忆，父亲曾经沉迷于鸦片烟十多年。一天早上，他起身后把烟榻、烟管和其他烟具搬到院子里付之一炬，对于抽鸦片成瘾的人来说，这样做是很难熬的。尔后，当他烟瘾发作时，就给儿子几个铜板去买米酒，就靠这样，他戒除了烟瘾。父亲是一个意志坚强的人，他的坚毅也影响了张发奎，从军几十年，他没有沾染任何恶习。

张母是一名目不识丁的农妇，笃信佛教，在特定日子就要戒荤茹素，她带着张发奎姐弟在乡间生活，和善慈祥，每当张发奎调皮挨父亲打的时候，她只是心疼却不敢吭声。

九岁时，张发奎入了私塾，开始接受教育，全家也搬到了始兴县城居住。十一岁，进入始兴县高等小学堂，父亲给他取名为“发葵”。“葵”是一种向阳花的名称，劝学所的一名客家长者依名给他取了字，号“向华”，意即向着太阳。

彼时，正是清末轰轰烈烈的自强运动开展之时，始兴高等小学堂就是在清废除科举制度后刚刚开办的。这所洋学堂由县政府斥资交劝学机构管理，配置了现代化的校舍和新式的设备，学校免费提供食宿，因此申请入学者甚众。张发奎如愿入读这所学堂，一年级

有二十来个学生，他们穿着有五个纽扣的制服以及皮靴，看上去很神气，但是脑后还留着发辫。新式学堂的课程安排和旧时私塾有很大的不同，增设了地理、历史和算术，同时还注重体育运动，孩子们参加军训，踢足球。

张发奎是班上年龄最小也是个子最矮的一个，他的同学有的已经二十多岁，早已成亲。因为张的年龄小，所以更加贪玩儿顽皮，不肯受教。十三岁时，他成为要求改善伙食的学生运动领袖，带头砸烂了学校厨房中的所有碗盆，校方开除了他们闹事的七八个学生，张发奎也被父亲暴打一顿。之后，县太爷命令他们向校长认错求饶，保证永不再犯，得到了校长的宽恕。

翌年暑假快到时，张发奎和两个同学一起去河里游泳，他们根本不会水，只是在浅水滩练习“狗刨”。这时班上的另一名李姓同学站在河岸上观看，他们就邀他一起下河游水，李同学一跃入水，赢得他们的叫好声，他们以为他是游泳健将，但见他在水面上浮浮沉沉。这时，听得一位轮渡船夫大叫：“有人溺水啦！快救人啊！”这时，他们才知道，原来李同学并不会水，几个孩子很害怕，没有救人，而是抓起衣服，一哄而散。

他们深知闯了大祸，回到学校，不敢吱声，蒙头大睡。不久，就听到有人跑来说：“有学生在河里溺毙了。”校方也发现李同学因为游泳遭遇不测。学校召集全体同学紧急集合，校长宣称，承认和李同学一起去游泳的人不会被处罚。因为害怕，张发奎他们三人谁都不承认下河游泳一事，然而，三人湿漉漉的发辫出卖了他们。这次学校没有原谅他们，将三人全部开除。

张发奎回到家里，又挨了父亲的一顿打，对于这个常常惹下麻烦的儿子，张父的心情很复杂。客家人重男轻女，父亲对长子的期望尤其高，然儿子屡屡犯错，张父恨铁不成钢，认为他冥顽不灵，老捅娄子，将来一定不会有出息；加之遇难的李同学家境殷实，李家中年丧子，悲愤难平，张父担心发奎会因此而惹上官司，于是决定让他远走他乡。离家时，他给了儿子十两银子，相当于十四块大

洋，这在当时，可不是小数目，那时，一块大洋可以买三十多斤米。带着这笔钱，和父亲的几个学生一起，张发奎乘船前往广州。

避祸出走广州城

1910 年的广州，正是风云际会的年代。

广州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最早建城时的名字叫任嚣城。现越秀山上有清代建的一座石碑坊，坊上书写“古之楚庭”，不少史籍将“楚庭”视为广州的雏形，是广州最早的称谓，距今已有两千余年历史。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 年），政府实行“一口通商”，广州成为唯一的对外通商口岸，外国商人来华交易，都要找指定的行商作为贸易代理，这些指定的行商所开设的对外贸易行店，就是“十三行”。1840 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这次战争，发端于英帝国主义对广东的侵略和进攻。1842 年，清政府战败，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中英《南京条约》，开放广州为港口，打开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大门。1860 年 8 月，签订《中英北京条约》，条约规定占领广州处英军，赔款交清时方才撤离。因此，也可以说中国近代史是从广东开始的。清王朝的腐朽无能，导致了中国在战争中的失败，中国一步步陷入半殖民地的深渊，神州大地，呈现出租界林立、洋人横行、百业凋零、哀鸿遍野的悲惨景象。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侵略激起反抗，压迫引爆斗争。面对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恶浪，目睹亡国灭种之祸迫于眉睫，有志之士纷纷于危难中奋起，寻求救亡图存之道。广东是受帝国主义侵略最早的地方，受害尤深，因而广东人民对侵略者的反抗也开始得最早、最激烈。林则徐领导的虎门销烟的胜利，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尊严和利益；广州三元里的抗英斗争，显示了广东人民反抗侵略的决心和威力；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更是一次惊天动地的壮举，席卷东南半壁山河。历史的汹涌潮流把康有为、梁启超推上

了变法维新的领导地位。以“百日维新”为标志的政治改良的失败，使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力量跃到了历史前沿。1905年7月，孙中山与黄兴等成立中国同盟会，其“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建民国，平均地权”的民主革命纲领、建立共和国的崇高理想，吸引了一大批进步青年。他们为推翻清王朝的统治而奋勇斗争。

应该说，当时的历史形势，对于年纪尚轻又生活在粤北边远县城的张发奎来说是懵懂迷茫的。广州，是张发奎离开家乡踏上社会的第一站，也是他背井离乡能去到的最远的地方，他不知道等待他的是什么，更不会知道，这里将是他人人生发迹的第一个重要城市。

眼瞅着张发奎从家里带来的钱就要花完了，他滞留在一家小旅馆。为了生存，他必须得工作，正好省政府为振兴实业训练技工所设的增步习艺所招收徒工，他去报名，并且幸运地被录取了。在这里他遇到了陈策（字筹硕，海南文昌人，中华民国海军中将）与刘沛泉（字毅夫，广东省南海人，曾任云南航空学校校长兼第十路航空司令）。若干年后，人们说，这三人代表了中国的陆海空军，但当时他们只是三名小学徒。

张发奎与陈策学习织布与染色，刘沛泉学习陶器制作。学徒的生活是很苦的，每天至少工作十小时。这次闯祸被家里撵出来后，张发奎仿佛一夜之间成长了许多。他不再淘气，也担心自己如果被开除，将走投无路，他刻苦耐劳，踏实肯干，人也机灵，在习艺所工作常常名列前三名，月薪至少有一元两毛。

每日忙碌着，时间过得飞快，转眼新的一年来到了。1911年是中国近代史上不同寻常的一年。这年4月27日，广州发生了一件惊天大事。

那天下午，张发奎还在上班，猛听得总督府方向枪声四起，随即街上响起尖厉的警笛声，市民们吓得四处乱躲，一队队全副武装的士兵匆匆而过。后来，张发奎听熟悉的青年学生讲，才知道孙文、黄兴领导的革命党人起义了。

原来就在前几天，黄兴由香港潜入广州策划起义。由于内奸告

密，广州全城戒严，清兵四处搜捕。在这万分危急的关头，黄兴于4月26日召集会议，决定坚持发动起义的既定方针，将原来拟定的十路进袭计划临时改为四路，集中兵力攻打总督府衙门，并决定次日举事。

4月27日下午5时30分，黄兴率领队伍从小东门指挥部出发，直攻两广总督衙门，双方从下午5时多一直激战到次日凌晨。由于敌众我寡，起义最终失败。这次起义中，先后牺牲的共有八十多人。事后，有人收殓死难烈士的遗骸，共得七十二具，把他们合葬于城郊黄花岗。这就是中国近代历史上著名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

黄花岗起义使张发奎印象颇深，让他第一次知道什么是革命党人，什么是孙中山和他的同盟会。有位青年学生还告诉他，起义虽然失败了，但烈士的鲜血不会白流，清政府一定会被推翻的。果真同年10月10日，革命党人在武昌首义取得成功。

武昌起义后，广州的新军也准备反正，11月9日广东光复。街上的人们奔走相告：“汉人已经推翻满清了！”听到这个消息后，陈策第一个把辫子剪掉了，张发奎见状，也跟着剪了。大家都太高兴了，以后再也不用每天早晨梳辫子，也不会再长头虱了。

辛亥革命的成功，给年轻的张发奎的思想带来一定的触动。他少儿时期在故乡，看到乡亲们勤劳节俭度日，却仍然无法摆脱贫困。很多家庭对女孩子漠然处之，有的女婴一出生就会被溺死，或是早早送去当童养媳。通常女孩子三岁就定亲，被送到男孩家住，一对童男童女在家里大厅上拜天地，许多人家也往往借此将女儿打发出去。就连他自己的亲弟弟，也因家中贫困，过继给了亲戚。

年幼的张发奎不明白为什么爹娘和乡亲们这么辛苦，这么勤劳，日子还是过得那么苦。来到广州打工，他通过与革命青年学生的接触，阅读进步报刊，在懵懂之中逐步认识到了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帝国主义的入侵，是造成老百姓生活苦难的根源。他也听说了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但眼下同这个年轻人谈论国家大事，未免有些为时过早，太过遥远，对他来说，当下他首先考虑的是生存问题，是如

何养活自己，以及学徒结业后，如何养活家中弟妹的问题。

然而，事与愿违，因为增步习艺所是清政府开办的，广东光复后，习艺所被关闭了，无奈之下，张发奎只好和一起南下的学生们返回了始兴县老家。

这是他离家后的第一次返乡，父亲看到突然归来的他很惊讶，自发奎离乡后，他一直惦念在外打工的儿子，但这个倔强的客家男人不善言表，且坚信“玉不琢，不成器”，这个顽劣的长子必须好好锤打。此刻儿子突然归家，他内心虽然高兴，表面却不动声色，只是吩咐老婆给孩子做些可口的家乡饭；母亲看到华伢子长高也长大了，欣喜得满眼泪花，忙不迭地张罗着。

饭后，父亲问发奎：“头发怎么剃了？”无疑，“剪发剃头”这事在他看来太出格，村子没人这么做，张父继而又吩咐说：“这几天没事不要出门，顶着个没辫子的秃头太显眼了，如果清帝又回来，看他们会不会把你押去见官！”张发奎本想为自己辩解几句，抬头看见父亲那副关切而又责备的面容，话到嘴边又咽下，只是诺诺答道：“是的，知道了。”

没多久，在乡下的张发奎获知增步习艺所重开的消息，连忙又返回了广州。然而，校方责怪他延迟返校，不由分说，将其开除了。

改“葵”为“奎”上军校

在旅店滞留花光了家里带来的盘缠，求职无门、赚钱无道的张发奎，无奈中看到粤军模范团的招兵启事，于是他同妹夫华文治与其兄长华岳高一齐去应征。那时候，民间有蔑视军人的传统观念，俗话说“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虽然在反清革命成功后，这种观念有所改变，但若不是走投无路，张发奎也不会从军。

可是从军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因为张发奎发育偏迟，虽然年近十七且健康良好，但他实在长得太矮小了，部队不收他，无奈之

下，他只好向连长和一个秦姓的旗手恳求收容他，才最终得以批准入伍。

这个模范团直属粤军总司令部，所谓“模范”只是名字而已，同另外三个师下辖的战斗团地位相同，粮饷相同，制服相同。模范团下辖两个营。

在模范团，虽然张发奎的年龄最小，但他肯吃苦，人又机灵，很快脱颖而出，几个月后，就被擢升为副班长，挂下士衔。连长对这个机灵聪颖的小鬼，看在眼里，喜在心上，知道这是一块璞玉，值得培养。

仲春的一天，窗外的紫荆开得正艳。正在操练的张发奎被勤务兵找到：“张发奎，到连部来一下，连长有事找。”“是！”张发奎应道，他抹了抹脸上的汗跑到连部，“报告，长官。”“进来！”连长上下打量这个精干的小伙子，敲了敲他结实的胸膛：“不错，在模范团，你长高也长结实了。想不想继续深造，去军校学习啊？”张发奎一听，洪亮地回答：“想去！”他挠挠头，有点儿迟疑地说，“不过，我怕我考不上咧，让人笑话。”连长说：“怕什么？你上过学有基础，不试一下怎么知道自己行不行？现在正是春季招生，我想介绍你去考广东陆军小学堂，有没有信心？”张发奎胸脯一挺：“有信心！谢谢长官栽培，我一定努力！”“好！我要的就是你这个决心！”连长高兴地说，“如果你考上了，模范团照旧保留你的名额，每月饷银照付。你要努力考上！给咱们连争光！”“是！保证完成任务！”

在连长的鼓励下，张发奎刻苦备考，因为担心他资历不够，连长每晚还给他开小灶，补习中文与算术。

考试是很激烈，三千个应征者竞争一百二十个名额，明文规定每个县可录取一人，大县可以把名额增至两人。始兴县有三十多人报名。考试分为三场，头一场是体能测试，另两场是笔试，巧的是，第三场的考题——《吴起为将与士卒同甘苦论》，恰巧是连长教他的题目，真是有如神助。

张发奎顺利考取了广东陆军小学，他是始兴县唯一一名被录取

的。事实上，作为一名士兵，他的资历最浅，别人都是高小毕业，他只是小学肄业。如果没有连长的辅导，他是无缘入学的。模范团同时还有两人被录取——方颐（字仲吾，广东番禺人，毕业于保定军校炮兵科。1937年任广州防空司令部少将参议，1942年任汪伪政府陆军第二十师师长）与谭在汉，他们都是团部保举的；薛岳（原名薛仰岳，字伯陵，广东韶关乐昌客家人，陆军一级上将）和高汉宗（广东番禺人，中央军校第四分校上校炮科主任，后任汪伪政府少将参赞武官）是第十团保举的。

入学注册那天，张发奎因团里有训练不能前往，请同乡华岳高（其妹夫华文治的兄长）代为办理。注册官误把“张发葵”的“葵”写成了“奎”，意为男子汉大步走，从此“张发葵”成了“张发奎”。

张发奎进入广东陆军小学，时为1912年。这所军校原是清政府实行“新政”的产物。清政府在经历了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和庚子国变等一系列打击之后，为巩固自己的统治，从1901年起，开始推行“新政”措施。在军事方面，仿效西方军事模式，编练新军和警察，代替原来的八旗和绿营，并在各省兴办武备学堂、陆军小学，有的省还办了陆军中学，为新军培养中下级军官。1903年，两广总督岑春植奉命在广东训练新军，在广州筹办黄埔陆军中学、黄埔武备学堂，翌年又筹办将弁学堂。到了1905年，黄埔陆军中学与黄埔武备学堂合并，改办广东陆军速成学校，并另筹办广东陆军小学堂，黄埔陆小从1907年春招生，由广东省政府管理。中国同盟会香港分会成立后，孙中山先生指定胡汉民、汪精卫、朱执信等人主理广东新军及巡防营的工作，并派一批积极参加新军革命活动的同盟会员到军校当教官，先后有姚雨平、邓铿、胡毅生、赵声等同盟会员在校内任职。辛亥革命成功后，军校被革命党人接管，成为培养新式军官的地方，时任黄埔广东陆军小学堂校长的是同盟会会员翁式亮。

对于有志于从军救国的张发奎来说，能够进入陆小的确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机会。陆小是官费，学生免缴一切费用，学费、宿费、

膳费、制服费都不用缴，此外，每个月还发给两块钱零用金。

学生按照年龄编班，张发奎被编在十六岁班级，有一百二十名学生，其中包括李汉魂、薛岳、黄琪翔、韩汉英、吴奇伟等。大多数学员都是高小毕业，只有少数学员像张发奎和薛岳是行伍出身。

教官大部分是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回国的留学生，穿着非常整洁光鲜、绣有金色花纹的军呢制服，足上是长筒皮靴，光可鉴人，腰间更挂着一把明亮的指挥刀。他们走起路来，雄壮有力，刀声靴声，铿锵悦耳，虎虎生威。学生穿着也不差，全套现代式的陆军制服，剪去了辫子，身挎长枪，一副英姿飒爽的模样。

陆小的学习和训练分学、术两科，完全是模仿日本和德国式的，教学管理紧张而严格，学生除学习数理化之外，还学习外语，军事科目只有操练与来复枪射击。学校是准军营式生活，早起晚睡，出操上课等都有严格规定，一旦犯下轻微错误就要记过，三个小过积累一个大过，三个大过会开除或禁闭。有时学生们会在课堂里罚站逾一小时或者全副武装伫立三小时。犯下较严重过失的人会被关入“反省室”一两天。

在陆小，张发奎第一次接触了中国古代军事经典——《孙子兵法》。这部从战国时期起就风靡流传的军事著作，被古今中外的军事家们所推崇，张发奎深深地被此书吸引，他认为《孙子兵法》所讲的都是经验之谈，应该将它视为军队的《圣经》。入学考试时，他凭借吴起的故事才过了关，因此他特别崇拜将军吴起，钦佩他同士兵甘苦与共，认为作为统帅必须以身作则，只有坚守这种品格才能带领士兵同生死共患难，他同样崇拜岳飞与戚继光，这些人都是中国古代有名的忠臣武将。

通过军校历史课的学习，他逐渐了解到鸦片战争后国土的沦丧和主权的践踏是帝国主义的侵略造成的，尤其是在获悉中日甲午战争中朝鲜和台湾的沦丧后，他开始仇恨日本，仇恨帝国主义列强，并逐渐滋生了革命思想。

此时，学堂学长邓铿想征募优秀青年投入革命事业，便派人向

年轻人宣传革命。邓铿，字仲元，1886年1月31日生于广东梅县丙村，广东将弁学堂第四期毕业，早年参加同盟会，协助黄花岗起义。广东光复后，他协助陈炯明整编广东部队，并任都督府陆军司长、参谋长。邓铿是粤军的名将，一直负责广东的军事。在学校，他发现张发奎不仅军事成绩优秀，还聪颖勤奋，为师友所推崇，决定吸收他为国民党党员。

1914年3月，一个春雨绵绵的晚上，邓铿把张发奎、薛岳等几个他赏识的学生秘密召到他在校外的一间寓室。

他严肃地扫视了大家一眼，压低声说：“去年3月20日，袁世凯派人在上海刺杀了国民党的创始人之一宋教仁先生。7月12日，国民党员江西都督李烈钧，在中山先生的指示下，从上海回到江西，在湖口召集旧部成立讨袁军总司令部，正式宣布江西独立，并发表电告讨袁，开始二次革命。各省纷纷宣布独立，陈炯明也响应先生号召宣布‘广东独立’。你们几位同学立志献身革命事业，打倒袁世凯，精神可嘉。二次革命失败后，中山先生、黄兴等都到了日本东京，广东省也被袁世凯所收买的地方军阀龙济光攻占，革命形势急转直下。在这种情况下，你们仍知难而进，不畏艰险，这种真诚、这种直切，比起那些随波而来的人高出万万倍！现经组织批准，你们正式加入国民党！我荣幸地成为你们的入党介绍人。”

二次革命失败后，张发奎耳闻目睹了袁世凯的爪牙对国民党人的残酷迫害，深刻地认识到革命是必要的。听了邓铿的话，他感到心潮澎湃、热血沸腾。从这一天开始，张发奎觉得自己开始成熟了，再不是那个爱捣蛋的伢子。当时，国民党要求党员工作勤劳，生活自重，行为勇敢，待人热情，尽多争取志同道合的朋友，反对骄奢淫逸，言行卑鄙，张发奎均堪称楷模。党员们经常传阅秘密书刊，一起或谈论国家大事，或慷慨悲歌。

当时军校的国民党同学都想参加二次革命，于是抽签决定去留。薛岳、谭在汉和罗宇澄被成功抽中，离开学校，去了广州。

1914年张发奎从陆小毕业，随全班同学迁入武昌第二军官预备